



A8【羊城沧桑】民国时代广州人怎样记账



A9【脑洞大开】“我应该结婚吗？”先做张清单再决定

一条街其实就是一个小世界。

这是德国汉堡郊区某住宅区中的一条U形小街，除却一幢两层4户的公寓楼外，这里还依次住着20多户、差不多隔三代人年龄差距的人家。他们早上出门时碰到了一定说早上下好；下午在花园栅栏旁一定说祝你有个很惬意的下午，晚上呢，若是家有小宝宝，一定会祝福孩子有个精彩的睡前故事！当然，这是德国人传统习惯和礼貌使然。也有不祝福的，那绝对是邻里有过小摩擦的，或是刚搬来的新住户。

D 福格茨太太真心疼了

不久前，福格茨太太把房子卖掉了，搬到了小区新建的靠近购物中心的公寓里。买她房子的是年轻家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这家年轻人或许想在花园里扩出更多的草地，好让他们儿子有个能跑来跑去当足球场的地方。于是乎，年轻人将福格茨太太以前最得意的玫瑰统统铲除，连露台那里当屏风的两棵松树也给连根拔了。不说别人，连我从那里经过都觉得十分可惜：那可是小街里的一处花园景观啊。我心想，若是福格茨太太哪天回来看到了还不知有多伤心呢。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我就在一家购物中心见到了福格茨太太。一阵寒暄后，她的脸突然摆下了，提高了八度说：“您看

人们印象中的德国人，严谨认真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那是工作中的德国人，而生活中的德国人，也吃人间烟火，千姿百态……

我那些好玩的德国街坊邻里

撰文/供图 程丹梅



▲参加邻居的夏日花园聚会，女士必须戴花冠。图为作者

A “虎妈”琴西亚

高分数回家。“但是，那孩子很可怜，因为她妈不许她和其他街坊的孩子们一起玩儿，偶尔到谁家的沙坑玩一会儿，就被琴西亚叫回去，大声呵斥。”乌特总是这样充满遗憾地叹气说，“可怜那女孩儿，总是在自家围栏里面看整条街的孩子们在外面跳格子、踢球或者打闹。”

另一位住在该街2号的英特太太还记得，她女儿和小矮个儿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有一次俩女孩儿在英特家玩晚了，她的女儿被琴西亚劈头盖脸训了一顿，说耽误了学习，像野孩子。

20多年过去了，街坊们都淡忘了小矮个儿家的女儿，大家只说，那女孩子很柔弱、很内向，偶尔有人记得她似乎还戴个眼镜；也有人说她高中毕业得到了好成绩，就去外地读医科大学了，再后来据说和一个有外国背景的同学结婚生子了，但都是道听途说的，谁也不知道真情实景。只是有一次曾听琴西亚恨恨地说，她的女儿被外国人拐跑了。

据住在路口的乌特说，当年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小街刚建成搬来的年轻家庭，而且孩子几乎都同龄。小矮个儿和琴西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是小街里学习最优秀的，每次都拿最



邻里间的串门

E 克罗斯先生“变脸”

邀请福格茨太太喝咖啡的克罗斯一家，大概是我们小街上最老的住户了，克罗斯先生将近80岁了。我们搬进小区时，他作为工程师刚退休没多久。他和太太很热情地请我们去他们家很阔的房里坐了一会儿。

那时我家小子刚刚半岁，克罗斯先生说，他的外孙也刚刚出生。克罗斯先生高大壮硕，看起来很喜欢他唯一女儿的孩子，“她们一家住得不远，这样可以常回娘家。”

等到克罗斯的外孙四五岁时，那个叫帕特的孩子就总来找我家小子玩儿，或者踢足球，或者拿树棍儿当剑耍。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花园或地下室玩儿。我家小子说，帕特的外公特担心两个男孩子在他们家玩儿的时候，会打碎什么或者撞坏了家具。我说没关系，只要孩子们玩儿得愉快，真弄坏了什么东酉要赔钱，我是不在乎的。

再大一些这俩男孩儿就一起骑车在小区里追我赶，或者抱着皮球到小区后面的球场踢球。因为孩子，就把我们和克罗斯一家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尽管他们一直很矜持，也只在超市门口碰到我们打招呼。

有一阵，欧洲盛行流感，我家小子不走运地在学校被染上了，不得不在儿童医院住了几天，打了抗生素。

临回家前，医生开了证明，说孩子没有传染的可能了，允许去学校，并且也可以和小朋友们玩儿了。这让我家小子很高兴，因为七八岁的孩子最不能缺玩伴。

果真前脚刚一到家，后脚帕特就来了。他们先是在我家花园踢了一会儿球，然后帕特就建议去他外公的地下室看他新买的乐高玩具。俩小子兴高采烈地出了门，两分钟不到，又折回来了。

“忘记什么了？”我问道。只见我家小子委屈得脸色通红，而帕特很诚实也很愤愤地说：“我外公说不能进他家玩儿，因为我的伙伴儿得过流感！”

我家小子眼泪蓄在眼圈里，就要掉出来：“我都对他外公说了，医生让我上学了，还开了证明，是不会传染的。”“我的外公真讨厌！他真自私。”帕特也跟着生气。其实最生气的是我，因为克罗斯先生这样说话很伤人，特别是对一个刚刚生过病孩子的歧视。

这件事显然也很伤我，以至于我看不见克罗斯一家不再感兴趣打招呼了。尽管如此，两个小男孩依然继续一起玩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都长大了，青春期中，由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学校上学，接触渐少。慢慢地，我家小子不断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钢琴比赛第一，高考成绩优异，被世界顶尖大学录取……“您家孩子太优秀了，我们的帕特则留级了一年。”

帕特的外婆有一次在超市门口堵住我对我。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车刚拐进小街，就看见克罗斯先生抱着一个大纸箱站在他家门前朝小街的路口做望眼欲穿状，看样子好像是专门在等人。见我的车，他急忙走过来，殷勤地把大纸箱递给我：“您家的包裹。”他那么180度大转弯热情地送过来，好像不是他在为我们做事，而是我们给他做了好事。

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家小子，我是沾了孩子的光。估计我家小子若放假回家在小街遇到克罗斯先生的话，他绝对会笑脸相迎的，而且巴不得我家小子去按他的门铃。

看看，好的学习成绩在克罗斯先生那里有多重要。

小街的孩子一起玩耍

C 英特和福格茨太太打官司

德国人通常很认定法律，即便熟人之间解决不了的事，也一定会动用律师的。

英特和福格茨太太是花园紧挨的邻居，俩人都很重视花园的种植和美化，偶尔还来个花园竞争的态势。她们是一同搬来的老邻居，孩子们也一起玩过，但是他们为花园的事却请律师了。

这个事是因为福格茨家花园围栏的高度。福格茨先生去世早，太太是一人独住那座大房子里的，因为很多事都得由她自己去操办，这让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福格茨太太很不开

心。就比如说这个花园围栏吧，她原意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的客厅和露台，但是她的围栏装得太高了，以至于把射向英特家客厅和花园的阳光遮去了不少。

先是英特提出抗议，但福格茨太太不理，说不碍事。但英特不依不让，她觉得本地区有规定，不能把围栏建得高于两米。如此一来，两家开始争执起来了。英特觉得这样扯没办法解决，还不如找个律师。结果经过法律程序，福格茨太太输了，她只好把刚送走的施工队再请回来，把围栏锯短了两厘米。

A10【真实记录】在大火中消失的古迹

人们印象中的德国人，严谨认真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那是工作中的德国人，而生活中的德国人，也吃人间烟火，千姿百态……

我那些好玩的德国街坊邻里

撰文/供图 程丹梅

F 彼得为太太买了辆甲壳虫汽车

瑞特太太好像一直就没老过，她和丈夫彼得就住在我家对面，楼上的窗户隔路相望，有时早上开窗放空气还会碰巧互相打个招呼。

瑞特太太的不老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一是，她喜欢每年夏天在花园里开两次派对：一次是给孩子们的，一次是给大人的。给孩子们的是她去幼儿园当志愿者给小孩子读故事认识的。而给大人的派对通常是将她的好友，特别是早年的朋友和她当业余话剧演员时认识的人请过来。大人的派对一般都很讲究，每次都一个专题，或者是参加者扮成莎士比亚剧中人物，或者是诗歌朗诵会，或者是某人精彩的旅游回顾。派对结束的时候，喝得有点多了的她还

会很浪漫地和哪位客人一起跳一支圆舞曲。

其二是，瑞特很懂审美，打扮得不像一个70多岁的人，她身材娇小，穿着得体，而且常常是质地和面料都讲究的衣服，这或许是和她年轻时曾在汉堡一个被誉为“羊毛皇后”的绒衣工作室做过事有关，加之她生长时期在某家国际跨国公司领导层任职，使得她常有出席宴会的机会。

每每有聚会或者假日，瑞特总是很体面地打扮出门，特别是圣诞节，她总会背着先生，浪漫而又异想天开地为新年到来前的除夕，订一个高级宾馆的房间与先生共度良宵；或者到柏林最豪华的饭馆与明星一起就餐；或者是做一次只有两口

子的浪漫旅行。她的很多做法照我看都跟小女孩气，但是先生彼得却很支持，也很欣赏。

当她决定要实现儿时的愿望，买一部甲壳虫汽车时，彼得坚决地给她买了。最有趣的还不止这些。每年圣诞节前，他们都会挂一个圣诞节专用的特殊布挂历，这挂历每个月上都附设一个小口袋。每年从12月1日到25日，瑞特每天都从有日期的挂历小口袋里掏出两个圣诞老人巧克力：一个是瑞特的，一个是彼得的，这些都是两个人在接近12月时一起放进去的，而且年年如此，从不间断。每每看到他们这样认真地分糖果，我就想起小时候看高爾基三部曲之一的《童年》里他外公外婆分糖果的细节。

G 常常得罪人的瑞特太太

让瑞特太太总有年轻心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一直没有孙辈。虽然儿子也成家了，但却一直没给他们生个第三代，让她还没有祖母的感觉。所以每当阳光灿烂的时候，瑞特太太就像小燕子那般轻盈地迈着她的步子，在她家的花园里采集一束鲜花插在客厅的花瓶里。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她还喜欢和彼得一起到丛林散步，采一大束野丁香回家，有时还会按响我的门铃，送我几支来。

不老而率真的瑞特太太，在她过65岁生日时，在汉堡港口边租了一个百年老亭子来庆祝。说好了，大家什么也不用带，来就是。小亭子在易北河畔，夜晚客人一边看篝火辉煌的对岸一边饮酒，很是浪漫，加上亭子里有炉灶，你还可以随时烹饪。所以那天的庆祝实在是很完美。

尽管她说过不要礼物，但是我还是送给她一幅我画的油画，画的是她喜欢的我家花园里的大朵虞美人。她很高兴地收下了。但是没过几天，她来按我的门铃了，而且手里抱着我送她的那幅画。“这幅好是好，但是与我家其他画的颜色不符，你来过我家，我家的画大都是蓝色背景，你的是绿色的，所

以我希望你不介意，把这幅还给你，希望你给我重画一个背景是蓝色的虞美人……”我乐了，一点都不尴尬，因为我们这条街谁都知道她就是这么一个直肠子人。那年由她发起的庆祝我们小街建街30年聚会，各家都被她召集了来，而且每家都得按照她的指定带烧烤或小吃来，满满地摆了整条街，热闹非凡。很多走出家门的儿女们都回来参加了，因为来人太多，所以不得不不再从各家搬来花园长椅或长桌。

瑞特太太还常常得罪人。我们小街姓克里默的一家，总把自家的大房车停在我们小街里，占了不少公共街道，这让瑞特太太很不满，她就挨家挨户地发动大家把车停在大房车常停的地方，“一旦克里默家的房车开走，你家就赶紧把车停到那里去。”她这样指挥一整条街道的人家，肯定有不同意的人，坦娅就是其中之一，她说：“我可没有时间整天趴窗户观察去。”但坦娅的话音还没落，瑞特太太就发话了：“按规定这里

不能停如此大的车辆，你不支持规则吗？”结果坦娅不说了。后来我看到房车开走的某一天，坦娅的丈夫还真把自家车停在了那里。

最近瑞特太太又得罪人了，原因是她看到一家在往花园工具房里搬运刚买的壁炉烧的木材。而另一家则刚锯断了一棵大树在劈柴。她敲开了两家人门，说：“没闻到空气中味道吗？都是点壁炉造成的。

我早就向市政府呼吁了，应该出一个政策，制止用壁炉取暖。

空气污染，你们烧壁炉的人有很大责任。”

瑞特太太很厉害！佩服佩服。

美国的乡下比城市干净

美国乡村景色

如果你来美国自驾游，驱车离开城市，随着高耸的楼群和喧闹的市井渐渐远去，无论是道路两侧，还是大大小小的城镇居民点，映入眼帘的除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之外，几乎看不到丢弃的瓶子纸屑或堆积的垃圾。

村前屋后只有成荫的绿树，欢唱的小溪，悠闲的牛群，偶尔还会路过有人打理或自助的瓜果蔬菜售卖点。那么，美国的市镇乡村是怎样处理生活垃圾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当地人的解说吧。

美国有一个《城市数据》网站，它开辟了乡镇生活论坛网页。一位网名Owlka-Myst的投书，自称是亚裔与太平洋岛民的后裔，以绘画和雕塑为业，居住在北加州，距离旧金山开车两小时，当地是未建制地区，但是距离一万人口的城市尤齐亚市不算太远，所以仍然有垃圾收集的服务。

她家在那里租房，同一物业还有其他几户人家，由房东负责给每家配两个垃圾桶：一个是普通垃圾，一个是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每星期倒一次。加州的各种饮料售

价当中都包含了回收利用价。她们家对此特别在乎，就将喝过的空瓶攒起来，集中到回收点去退钱。至于其他的可回收垃圾不多，两个星期倒一次就可以了。当地人也可以自己将垃圾送到垃圾站，就不用收费的服务了，而且还可以在垃圾站的回收点退还瓶罐，节省开支。

另外一位叫做TabulaRasa的网民，只说自己老家在美国中部，是一个农场，他的父母仍然在那里务农。县里的垃圾掩埋场只负责城镇居民的垃圾，不管农村地区。他们所有吃剩下的食物和汤汤水水都用来喂牲口，骨头渣等留给猫狗，可以回收的瓶子罐塑料制品，洗净晾干放到谷仓的一个大袋子里，等攒够了再一次送到回收站去，不过距离很远。

他家院子角落有一座焚烧炉，其他东西主要是纸箱纸板之类，积累多了就在那里烧掉。他知道这样做不够环保，但是没有办法，总不能就那样到处乱扔吧。

一位叫做Red Wolf的非注册用户，在TabulaRasa的帖子后面留言，说那和他自己差不多，只不过在他